

人生 行板

三代人的母亲节

■ 聂顺荣

又一年母亲节悄然而至。望着妻子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背影,恍惚间,记忆的潮水漫过心田,将我带回与外婆、母亲共度的旧时光。三代女性的身影在时光长河中叠映,悄然勾勒出爱与奉献的动人画卷。

记忆中的外婆,总在那间飘着柴火香的老厨房里忙碌。灶台边摆着几个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粗陶坛子,坛口的麻绳上还沾着零星的盐粒。每年入夏,外婆就开始熬麦芽糖。她将浸泡了整夜的糯米和麦芽一同倒进大铁锅,木勺在浓稠的糖稀里搅动出琥珀色的漩涡。我踮着脚趴在灶台边,外婆用竹片挑起一缕拉丝的糖浆,小心翼翼地绕在洗净的树枝上,笑着说:“给我的小馋猫做个糖葫芦。”那些裹着晶莹糖衣的山楂,酸甜滋味至今仍在舌尖流转。

外婆的爱还藏在她的蓝布围裙里。她总能变魔术般从围裙口袋掏出惊喜——可能是几颗烤得焦香的红薯,或是一把带着露水的野莓。农忙

时节,她会带着我去田里,教我辨认能吃的野菜。“马齿苋要掐嫩尖儿,荠菜得连根挖。”她布满皱纹的手握着我的小手,在泥土里翻找鲜嫩的野菜。傍晚回家,外婆把洗净的野菜焯过水,淋上几滴自家榨的菜籽油,撒上细盐和蒜末,简单的凉拌菜成了全家最爱的美味。

寒冬腊月里,外婆的老纺车会在堂屋吱呀哼唱。她戴着老花镜,将棉花搓成细细的棉条,再纺成雪白的棉线。那些棉线经过外婆的巧手,变成了我过冬的棉衣棉裤。针脚细密整齐,领口和袖口还会绣上几朵小花。外婆常说: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可她给我做的衣裳,总是崭新又漂亮。

后来,母亲接过了外婆传递的爱的接力棒。小时候,母亲总是家里起得最早、睡得最晚的人。天还未亮,她就已在厨房忙碌,为我们准备热气腾腾的早餐;深夜里,当我从梦中醒来,还能看见她在台灯下为我缝补校服。母亲的

爱,藏在日复一日的唠叨里。她会在我出门上学时,反复叮嘱“路上小心”;会在我考试失利时,一边数落我不够努力,一边将温热的牛奶放在我手边。长大后,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,每次打电话,母亲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,让我别担心,可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,她常常站在村口,望着我离开的方向,久久不愿离去。母亲用她的青春岁月,书写着平凡而伟大的母爱篇章。

时光流转,如今,我的妻子也成了母亲。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涩,多了几分成熟与温柔。在母亲节这天,她依然忙碌着,为孩子准备早餐,帮孩子整理书包,送孩子上学。但我知道,她也渴望被爱与关怀。清晨,我悄悄将一束康乃馨放在她的梳妆台上,卡片上写着“感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”。她发现后,眼中闪烁着惊喜与感动的泪花。妻子的爱,是细腻而充满智慧的。她会在孩子哭闹时,蹲下身子耐心倾听,用温暖的话语安抚;会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努力平衡,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

任。她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母亲的模样,既有对家庭的坚守,也有对自我价值的追求。

三代人的母亲节,烙着不同的时代印记,却有着相同的爱的内核。外婆用坚韧在艰苦岁月里守护家人;母亲用操劳在平凡日子里诠释母爱;妻子用温柔在新时代书写担当。她们的故事,是无数家庭的缩影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,也见证着母爱的永恒传承。

夜深了,妻子和孩子早已进入梦乡。我独坐窗前,望着满天繁星,心中满是感慨。母亲节,不仅是向母亲表达感恩的日子,更是让我们懂得,每一位女性在成为母亲后,都在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。愿时光能放慢脚步,以最温柔的姿态对待她们;愿默默付出的她们,能被世间每一个角落看见,被每一缕阳光温暖。在这充满爱的节日里,我将把最真挚的祝福,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女性——外婆、母亲和妻子,是她们,用无尽的爱为我照亮前行的道路,用温暖编织起家的港湾。

风物 杂谈

每到高考时节,当年埋头刻蜡纸、印习题,帮助学生备考的情景,总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,清晰得恍如昨日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我师专毕业参加工作时,铅字打字机尚属罕见,电脑还未进入校园。铁笔、钢板、蜡纸和油墨,构成了学校印刷练习试卷的标配“四大件”,刻蜡纸也成了每名教师必须掌握的基本功。

刻蜡纸,亦称刻钢板。初学时我总不得要领,不仅字迹歪斜,还常将蜡纸戳得千疮百孔。老教师们这样指点:“刻字要落笔平稳,用力均衡,书写灵活。你钢笔字写得漂亮,只要勤加练习,定能得心应手。”我苦练两周,渐渐摸到门道。岁月沉淀技艺,几年后,刻蜡纸已成为我的拿手好戏,刻写的钢板字几乎能与印刷体媲美,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刻蜡纸不仅是一项体力劳动,更是一门技术。操作时需将轻薄如蝉翼的蜡纸平铺于带有密集斜纹的钢板上,右手紧握顶端嵌有钢针的铁笔,依照模板将文字逐笔镌刻于蜡纸表面。整个刻制过程需要全神贯注,既要防止错刻漏刻导致返工,又需精准控制下压力道——用力过轻则蜡层无法穿透,印刷时字迹模糊难辨;施力过猛又易划破蜡纸,导致印刷时油墨渗漏,在纸张上形成大片墨渍,使成品近乎报废。

难忘刻蜡纸的岁月

■ 吴仲尧

那时学校物资紧缺,师生们倡导勤俭节约,促成了不少修旧利废的巧思。钢板表面纹路磨损导致蜡纸打滑时,便用毛刷蘸取煤油彻底清洁表面,经砂纸打磨后仍可继续使用。铁笔尖磨损变钝,便用砂纸打磨至适宜锐度,反复试刻确认下墨均匀。最见功夫的是修正错字——若在蜡纸上发现讹误,便取烛泪涂抹覆盖错处,待冷却凝固后重新雕刻正确字样。这些为精打细算而生的技艺,凝结着那个年代的教育智慧。

刻蜡纸的艰辛,非亲历者难以体察。标准8开蜡纸刻满文字,通常耗时一两个小时,常使腕部酸麻难忍,中指握笔处日久生茧。春秋季节尚可应付,寒冬腊月时手指冻僵仍要执笔,三伏酷暑时汗珠顺着脊梁滚落,这般苦楚实在煎熬。然而想到这是教师的职责,更是为孩子们能有个好前程,纵是挑灯夜战到东方既白,咬着牙也要刻完。

30年弹指一挥,现代化教学设备已迭代更新。当电脑与复印机成为办公常态,那些承载着时代印记的钢板、铁笔与蜡纸,早已湮没于时光深处。然而每当记忆翻涌,刻蜡纸时特有的沙沙声仿佛仍在耳畔,若有若无的油墨香似乎扑鼻而来——那些浸润心脾的滋味,凝结成我们这代人的教育记忆,任岁月流转,终让人回味无穷,深深眷恋。



枝头雀影

诗苑 梵英

母亲的手

■ 段小华

那是缝补衣角的细针
母亲的手,轻轻拂过
像晨风掠过熟睡的枝丫
也是抚平额头的晚霞
带着阳光的温度
和春泥一样的芳香
在时光中悄然绽放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
那是撑起伞的伞骨
像仰望星辰不语的光和热
她的手写满沉默的温情
有时像撑起伞的伞骨
照亮我脚步的方向
写不尽岁月的深情
为风雨中的我撑起一方晴朗
我仰望这份无言的守候
有时如夜里的盏灯

好书 共赏

一次理想归乡的元气之旅

——读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有感

■ 胡胜盼



浙江教育出版社
刘亮程著
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

作家蒋子丹说:“刘亮程散文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的自信,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、陌生了、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回来的大才华。”翻读刘亮程散文集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,始信此言不虚。

荒野之上,草木虫鸟皆可成为精神世界的媒介。这部散文集精选刘亮程近40年创作生涯中的经典作品,以“荒野”“路”“我”三个维度编织文本脉络。选篇既涵盖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寒风吹彻》等代表作,也收录多篇深具文学价值的冷门佳作。这些文字凝结着作者对故土的深切眷恋,日常经验与生命哲思的凝练结晶中,处处可见万物共生的生态哲学思考。

荒野之美是未经雕琢的原生之美,地理的屏障将其隔绝于人类文明之外。荒野就像是一扇巨大的“门”,永远不会完全向人类敞开。“村庄四周是无垠的荒野,尽头是另外的村庄和荒野。人的去处大都在人生里,人咋走也还没走出这一辈子。”在作者的文字中,荒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

概念,更是一种精神象征,代表着对生命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对自然深切的爱。

在刘亮程的文学宇宙中,所有生命形态都保持着与自然不言自明的默契。他认为:“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,并不是草木的道理。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,其实我弄懂了我自己。我不懂它们。”因此,他笔下的狗和驴、树上的鸟、忙碌的蚂蚁、荒野里的虫子和忽然盛开的花,都有了开口说话的权利。作者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姿态,让寓言外壳包裹着对生命本质的叩问。

在刘亮程的心里,始终有一个落叶归根的情结,认为故乡是人们心灵的最后归宿。最是故乡情,外面的风景再美,都不及故乡的一把尘土。即便时过境迁,万物变幻,他仍然不忘这片故土、这座村庄;即便那里变得荒凉不堪,他的心里仍有一颗种子,正在复苏,正在萌芽。这份对故土的执着守望,化作时光褶皱里的温柔宣言:“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时,我帮了时间

的忙,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。我老的时候,我会说,我是在时光中活老的。”

这部散文集最动人的力量,在于将荒野转化为精神原乡。作者以诗性笔触描绘的并非死寂之地,而是生机涌动的世界:《荒野从没埋掉一个人》中,远行者与归来者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;《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》里,黑暗不再是恐惧的渊薮,而是与光明同构的生命真相。正如书中所言:“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,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。”但只要葆有对抗虚无的勇气,回归自然聆听万物,我们终将在孤独中与自己和解。

刘亮程将对生活的理解升华为美学命题:“美学之为美学,最主要的就是在于它思考与探索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。”如今,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如同澄明的镜子,照见人与土地的和鸣,万物共生的韵律,以及心灵与自然的永恒对话。这种返璞归真的智慧,恰似暗夜中的星光,指引着每个寻找精神原乡的旅人。

心灵 火花

清明假期值班,春风和煦,桃红柳绿,正是研读管建刚著作的好时光。“管大”是教育界对他的亲切称谓。百度词条开篇即道:“1998年起用心当老师”,这句平实的陈述却引人遐思——1998年之前的管建刚究竟是何模样?是文弱书生?抑或忙碌商人?诚如先贤所言,“天下之事,成于惧而败于忽”,怕就怕对“用心”二字存有丝毫懈怠。“管大”用自己的成功完美诠释了这句话。

以1998年为分水岭,管建刚完成了华丽转身——投身教育事业,从此在方寸讲台开辟出广阔天地。从作文教学革命,到指向写作的阅读课,再到家常课、习课堂,管建刚在教育版图上不断腾挪转圜。

用心做教师的管建刚,10年便成为特级教师,当多数同行仍在职业迷雾中摸索时,这位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耕耘者已走出独特的成长轨迹。回望来路,师范选择本出于户口与饭碗的现实考量——正如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中师生一样,他们带着朴素的生存智慧踏上教育征途,职业意识与专业技能反倒在岁月沉淀中渐次生长,最终绽放出灿烂的教育之花。

管建刚是勤奋的。他用恒久的勤勉印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朴素真理:简单的事情重复做,日复一日,持之以恒,终能抵达成功的彼岸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:“哪里有天才?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。”当众人困于“不会写作文”的桎梏时,管建刚却为自己立下宏愿——每年出版一本书。书稿从何而来?惟勤于思考,勤于笔耕。每日放学铃声响起,他总要在案头继续伏案数小时,日书三千字,不计一日虚度。这般恒心需要何等坚定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。翻阅其著作的后记,常见“除夕(2017年1月27日)”“大年初二(2017年1月29日)”的字样。当除夕的爆竹声与新年的欢声交织时,他仍执笔不辍。这般以勤劳“习”得的习惯,终将化作奋进的脚步、进步的阶梯,以及累累的硕果。

管建刚是家常的。何谓家常?课堂上的管建刚,校园里的管建刚,和同事谈笑风生,与学生打成一片,幽默活泼如鱼得水,尽显真性情,堪称真君子。就连“管大”的亲切称谓,最初也是学生发自内心所赠,全然不见“名师”的疏离感。这种家常气质已渗透至教学实践——回归家常本真,践行教育常识,正是其教育认知的重要升华。正如他所言:“你只有到过高处,才能一览无余地看清来路。”将课堂真正交还给学生,将大部分教学时间用于学生的“学”与“习”,让每个孩子成为课堂的主人。

在管建刚的课堂上,“家常”有着具象化的实践路径:其一曰“时习”,以目标明确的任务单为舟楫,在知识海洋中指引航行;其二重“时效”,如同精准的时钟校准,每个教学环节都浸润着对时间的把控艺术;其三求“治学”,将备课功夫下在课前,通过口令手势构建起行云流水的课堂节奏。这些看似朴素的课堂特质,实则是教育常识的生动演绎。

当教师以匠心深耕课堂,以耐心涵养学生成长,质量的提升便水到渠成——这或许正是管建刚“习课堂”理念的价值真谛:在返璞归真中追寻教育本真,在寻常处孕育不凡。

■ 陈寅阳
我学「管大」